



凤吟城

HUABANLI
WORKS

花半里 著

深宫之中，杨柳树下，
他春山一笑，轻簪如风，
她芳心暗许，倾心相付……

凤凰劫

FENG
HUANG
JIE

上

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凰劫/花半里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9

ISBN 978-7-5399-5539-1

I. ①凤… II. ①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1870号

书 名 凤凰劫(上、下)

作 者 花半里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 策 划 戚兆磊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

文字 编 辑 戚兆磊 焦 娇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 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
字 数 408千字

印 张 36

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,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5539-1

定 价 59.80元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凤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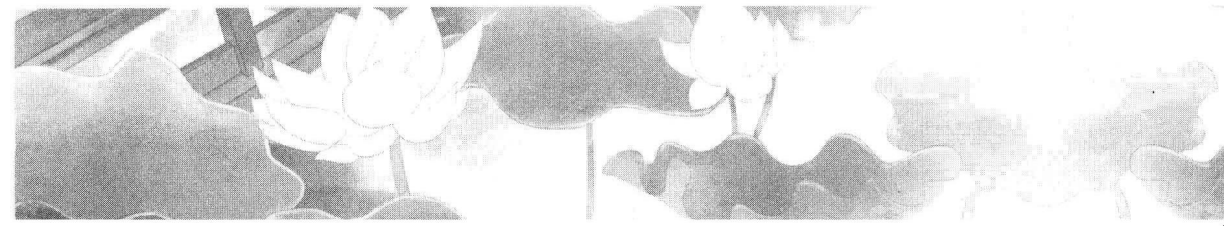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^上

CONTENTS

第一卷

安妃漫结无穷恨，不为君王杀灌均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楔子 | 3 |
| 第一章 凤巢西隔九重门 | 5 |
| 第二章 楚歌重叠怨兰丛 | 21 |
| 第三章 已断燕鸿初起势 | 35 |
| 第四章 恰似饮茶甘苦杂 | 48 |
| 第五章 独背寒灯枕手眠 | 61 |
| 第六章 浣花笺纸桃花色 | 74 |
| 第七章 琼筵不醉玉交杯 | 88 |
| 第八章 伤心岂独息夫人 | 102 |
| 第九章 挪尽梅花无好意 | 117 |
| 第十章 莫惊五胜埋骨香 | 130 |
| 第十一章 江头未是风波恶 | 143 |



凤凰劫

FENG
HUANG
JIE

上

- 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二章 | 梧桐应恨夜来霜 | 156 |
| 第十三章 | 不堪向晚檐前雨 | 169 |
| 第十四章 | 琥珀初成忆旧松 | 182 |
| 第十五章 | 满宫明月梨花白 | 196 |
| 第十六章 | 却因梅雨丹青暗 | 210 |
| 第十七章 | 年华若到经风雨 | 224 |
| 第十八章 | 一点凄凉千古意 | 238 |
| 第十九章 | 未必明朝风不起 | 251 |
| 第二十章 | 月斜西院愈声悲 | 263 |
| 第二十一章 | 玉骨久沉泉下土 | 275 |



目录●下
CONTENTS

第二卷

卷却天机云锦段，从教匹练写秋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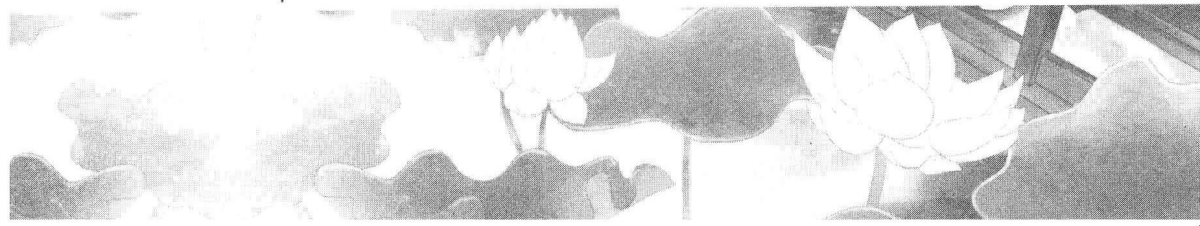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二章 | 明眸皓齿今何在 | 285 |
| 第二十三章 | 血污游魂归不得 | 299 |
| 第二十四章 | 半死梧桐清霜后 | 312 |
| 第二十五章 | 秋阴不散霜飞晚 | 324 |
| 第二十六章 | 世味年来薄似纱 | 337 |
| 第二十七章 | 江流曲似九回肠 | 351 |
| 第二十八章 | 何劳荆棘始堪伤 | 364 |
| 第二十九章 | 麝散云收破楼阁 | 377 |
| 第三十章 | 欲将沉醉换悲凉 | 391 |
| 第三十一章 | 凤箫依旧月中闻 | 405 |

凤凰劫

PENG
HUANG
JIE
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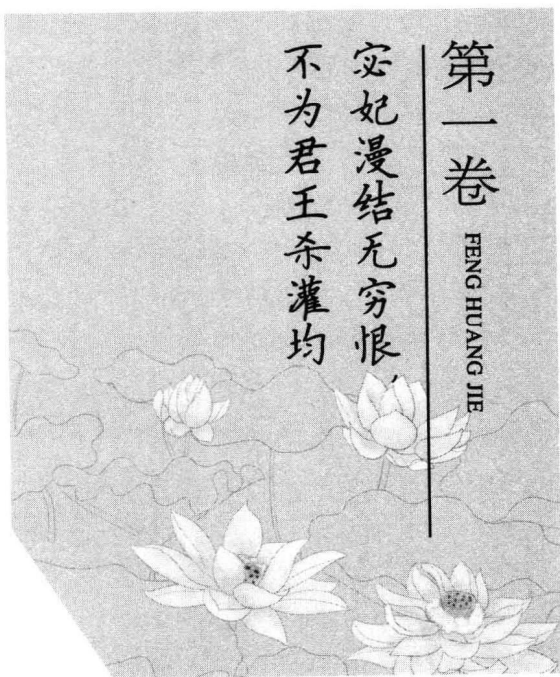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二章 | 往往曲终情未尽 | 418 |
| 第三十三章 | 月好漫成孤枕梦 | 431 |
| 第三十四章 | 缭绕雕梁尘暗起 | 445 |
| 第三十五章 | 常为此情留此恨 | 458 |
| 第三十六章 | 便是无情也断肠 | 471 |
| 第三十七章 | 万事令人心骨寒 | 484 |
| 第三十八章 | 酒醒残梦寄凄凉 | 498 |
| 第三十九章 | 几多深恨断人肠 | 511 |
| 第四十章 | 埋血空生碧草愁 | 525 |
| 第四十一章 | 后不如今今非昔 | 538 |
| 第四十二章 | 一生赢得是凄凉 | 550 |
| | 番外之美人记 | 564 |



第一卷

FENG HUANG JIE

宓妃漫结无穷恨
不为君王杀灌均





楔子

天朝，建元十年。

涿州。

芫荇山，芫荇村，东头，老槐树下。

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身着湖水色祥云缠宝相花锦衣，眉目慈祥的妇人轻声问着李夜如。

李夜如抿了抿嘴角，忽闪着大眼睛，细声细气地答：“十四岁。”

妇人满意地点点头，又问：“芫荇村人吗？”

李夜如想了想，点头，“是的。”

妇人看了看她身后瘦瘦小小的李夜茗，又问了一句：“家中除了妹妹，还有什么人？”

李夜如摇了摇头。黑黑的瞳仁，除了茫然，还是茫然。

“那么……你们跟我走吧！”妇人说。

李夜如握了握身后妹妹的手，略带着防备地问：“你要带我们去哪里？”

“去……有锦衣华服穿着、绫罗绸缎堆着、山珍海味供着，能够呼奴引婢任你施为的地方……”

“真的有这样好的地方吗？”李夜如不信。

“有呀！那是这全天下女子争破了头都想进的地方呢！”



“那为何你没有进去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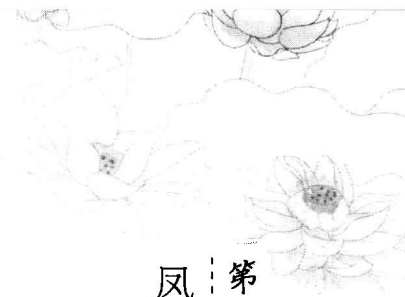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？”妇人笑，“我老啦！纵是想进，也进不去啦。”

“那我妹妹呢？”

“你妹妹呀，我给你养着，只要你肯听我的话，我便保证你的妹妹这一生都衣食无忧。”

“那……那里到底是哪里呀？”

“那里呀，是皇宫。”



凤巢西隔九重门

第一章

朱漆斑驳的红色大门紧紧闭着，就像一只张着巨口的猛兽，门上两个大铜环像是猛兽的两只眼睛。锦段贴着宫墙忐忑不安地站着，她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，还是该打开这扇门，进去里面看看。

她的心在好奇与恐惧之间不停地徘徊。

她不明白云台仙殿一般的皇宫之中怎么会有这样一处荒凉的所在。凄冷冷的荒草遍地，一片又一片的颓塌雕梁，残垣断瓦虽了无生机，却也宣示着它曾经是怎样的煊赫繁华。

锦段苍白着小脸，睁着一双黑湛湛的大眼睛，安静而又带些恐惧地扫视着这些不带生气的建筑，小小的嘴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细细的线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门突然开了，出来的是一名白头发的老宫女，手里湿淋淋地拎着一只破旧的马桶。

看到锦段，她愣了一下。

“孩子，你是哪个宫的？”

锦段又紧紧地抿了抿唇，不答。

那嬷嬷笑了笑，放下马桶，将手在身上的灰色旧衣上蹭了蹭。

“是迷路了，才跑到这儿来的？”

锦段迟疑了一下，点点头。

那嬷嬷打量了她几眼，脸上突然出现了惊诧的神色，她问锦段：“你是……福明宫里的宫女？”

锦段小心地往后退了一步，神色之间带着些许防备。

嬷嬷撩了撩散落在脸颊两边的灰白头发，沉沉地叹了口气，突然喃喃自语：“原来是福明宫里的啊……福明宫……那一池荷花，也该开了吧？嗯……就是这个时节，热热闹闹的。唉！不知道开得还有没有那年好看？唉……”

锦段看着嬷嬷苍老的脸，突然细声细气地问：“您也是福明宫的吗？”

嬷嬷笑了笑：“我不是！我曾经是……”说到一半，后半句话却咽了下去。

锦段不怎么害怕了，向前迈了一小步，又问：“那您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……”她再次打量了一下四周，“是哪里呀？”

“这里呀……”嬷嬷抬首四下扫了一遍，参天的大树遮挡了碧色的天空，荒草蔓延处有着诡异的凄凉之色。她笑道：“这里是冷宫。冷宫你是知道的吧？”

锦段“啊”了一声，看了看身前的朱漆大门，扣在袖子里的手瑟了瑟。冷宫啊，她自然是知道的，是这座皇宫里最荒凉悲戚的地方。

“害怕了吗？”嬷嬷看着她的样子，轻笑，“可是啊，嬷嬷都在这里住了十年了，你明白十年有多长吗？”那声音幽幽的，仿若黑夜里最沉重的一声叹息，忽然就压在了十四岁的锦段的心头，沉甸甸的。

锦段点了点头。

她明白的，十年，比她跟妹妹分开的时间还要长许多。

“孩子，你进宫多久了？”

锦段想了想，答：“一个月零十一天。”

嬷嬷“呀”了一声，笑道：“记得可真清楚呢！你叫什么？”

“锦段。”

“锦……段……”嬷嬷细细地念着她的名字，突然惊讶：“你是锦家的孩子？太尉锦础元与崔夷光的长女锦段？！”语气之中，竟有些许的颤抖，也不知是惊恐，还是欣喜。

锦段的眼睛眨了眨。

这时候，嬷嬷的身后突然跑出来一个灰衣女子，她的头发绾着髻，穿得倒还整洁，只是蜡黄干瘦的脸上颧骨突起，看着锦段的眼神让她不自觉地后退了

一步。

“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里是整个皇宫里阴气最重的地方！你想逃离这个囚笼吗？你想不想离开这个活死人墓？”

锦段又退了一步。

“我跟你讲呀……”女人环顾四周，捣着嘴叽叽咕咕地笑，用手指着周围，悄悄道：“这里有死人呢！你看你看，她就在这里飘着呢！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叫阳玉人！你听到了没有？她说，她死得冤！”

锦段的脸色变得惨白，她吓坏了。她生平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恐惧，这种感觉就如同一只虫子一点一点地蚕食着她平静无波的内心，心底的不安慢慢地扩散到胸腔，再至五脏六腑、四肢百脉……

嬷嬷拉住了女人，口中叫着：“娘娘！娘娘！”

女人盯着锦段，问她：“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人间地狱？你知不知道所谓的情义在这里是一文不值的？告诉我，你想不想回到人间去？想不想离开这个阴气森森的鬼地方？”她突然靠近，一把抓住了锦段的肩，锦段立刻尖叫了一声。

“我悄悄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想回人间，就从那里出去。”她指着不远处的一道门，“穿过那道门，有一个小小的狗洞，爬出了狗洞，那里会有一条河，你只要沿着那条河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再翻过两座山，就可以回到人间了。”

锦瑟吓呆了，嬷嬷拉着女人轻声哄着：“娘娘，她是个孩子，不懂事的。您别乱说了，回头给那些人知道不好。外头风大，您回屋里去吧。”

女人仔细地瞅着锦段，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，问：“你不是长信吗？”

嬷嬷理着她的头发，笑道：“娘娘您忘记了，前些日子长信长公主出宫前，陛下不是才准了她来看过您一次吗？如今公主还没有回宫呢！”

女人看着嬷嬷，呆了一呆，再看看被自己抓着的锦段，似乎突然清醒了一般，凤目如炬，问道：“你是哪个宫里的？可是木蕙蕙派过来的？还是成渠派来的？！”端仪矜贵之态比之敬妃娘娘更甚，这一瞬间的仪态竟堪比太后！

锦段啜嚅着，抬眼看嬷嬷。

那嬷嬷对她打着手势，意思是让她别开口。

女人放开她，站直了身子，居高临下地睥睨着她，等着这个小小的宫婢自己招认。

锦段慢慢地后退，突然转身拼命地跑起来，将身后女人的叫唤抛之脑后，连头都不敢回一下。

那人的声音远远地传来：“你去告诉木蕨蕨和成渠，我与他们的仇恨不共戴天！木蕨蕨……早晚有一日，我要让她不得好死！我一定……我一定要让他们死、无、全、尸！”

奔跑的时候，风不停地往耳朵里灌，锦段慌乱地想着：原来在这里的人，心里头都是扭曲的，这就是冷宫啊，我以后再也不来这里了！

跑着跑着，突然撞在了一个人身上，锦段耳边传来尖锐的叱骂：“不长眼的小东西，是活腻了不是？！要是撞着了哪个宫里的娘娘，你有几条狗命来赔？！”

锦段低着头，也不出声。

那内侍许是看见了她身上的茜色衣裳，语气稍缓了缓，“原来是福明宫里的，这么个冒失的性子，若是不小心冲撞了太后，你全家人的脑袋加一块儿都不够赔的！”

锦段细细地答了一句：“知道了。”

等内侍哼了一声离开后，她才悄悄抬头，像只小狗一般，慢慢地吁了口气，四下望了望，瞅准了福明宫的方向，快步走过去。

五月正是荷花欲开不开的时候。路过那池芙蕖，锦段停下步子，坐在白玉石栏上仔细地端详着。花还没有开，只有粉色的花苞颤巍巍地在绿油油的荷叶上伫立着，热不热闹她不知道，她只知道那只飞到花苞上的蜻蜓真是好看。

她抿着嘴角笑，对着那蜻蜓招了招手，小声地叫：“过来呀，过来呀！”

“果然是个傻子！”有人在她身后笑道。

她吓了一跳，猛地回过头去，却因为用力过猛，身子一歪，几乎落到水里，慌忙抱住了一旁的栏杆，才堪堪稳住了身子。

不远处站着的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年郎，眉如墨染，发绀金冠，浅绿色暗纹的锦服束腰宽袖，黑湛湛的眼珠正带着嘲弄的笑意看着她。

就是他！

她分明问的是去景粹宫的方向，但这个人却给她指路指去了冷宫！锦段四下看看，见没有人，便跳下栏杆，对着他嚷嚷开了：“我又没有得罪你，你为何要骗我？！”

少年继续嘲弄地笑，对她比了个手势，仍旧是两个字，“傻子！”

锦段气极了，冲他叫：“你才是傻子！”

少年扯起两边脸皮，冲她扮着鬼脸，告诉她：“皇宫里的女人都要到那里去，你也要去！你将来一定会到冷宫里去的！我是让你提前见识了那里，让你做好心理准备，免得将来哭哭啼啼地吓破了胆子。”

想起冷宫里的那个女人可怕的样子，锦段又急又气，偏偏嘴上不知道该怎么还口，跺了跺脚，只得重复着：“傻子，你是傻子！你才是傻子！你才要进冷宫！”

远远的，有内侍在叫：“程公子！程公子！”

少年最后撇下嘴角，手指虚点着她，吐出两个字：“笨蛋！”拂了拂衣袖，转身离开了。

锦段一人留在原地，目瞪口呆，满怀委屈。

磨磨蹭蹭地回到福明宫，郑太后身旁行走的宫人素青满脸无奈地看了她一眼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皇后娘娘到了，太后要你进殿侍奉！”

锦段慌乱地点了点头，跨过高高的门槛，进了含章殿。

一身明黄宫装的郑太后高居主位，木皇后一身素淡的衣着，丹凤眼低垂，韶颜雅容却隐隐透着一层冷意，娴静端庄地坐在下首。锦段大气都不敢出，缩手缩脚地躬身揖礼，“参见太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”

郑太后笑笑，端起一盏如意云纹青瓷茶杯，轻轻啜了一口，道：“都进宫一个月了，这孩子还是这样胆小，可真不像是锦家的孩子该有的气度！”

锦段一瑟，低垂着的小脸瞬间惨白。

“锦家的？”木皇后闻言，抬眼看向锦段，虽有疑问，却眉目不动，清清冷冷的眼珠子泛着清冽雪流一般的冷意。

郑太后浅笑，“我喜欢这个孩子，要她进宫里来陪伴我。我若记得没有错，这个孩子当是皇后看着出生的。皇后以为这个孩子如何？”

自那一瞥之后，木皇后便不再看锦段一眼，只是淡淡地回了郑太后一句：“既然是太后看中的，就不会有差。”

锦段弓着身子，不敢抬头，心中却是对这位木皇后极度好奇。

——她入宫近一个半月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皇后觐见太后。

早在入宫之前，她便已然听闻建元皇帝成渠对皇后宠爱有加。皇后身虚体弱，皇帝便准许她每月仅初一、十五前往含章殿觐见，之后改为每月一次，而

今更是变成了一个半月一次！

建元七年时天朝方才江山一统，朝中上下去兵甲，敦儒学，正是休养生息之时。建元皇帝事母至孝，以孝治天下，不论朝政如何繁忙，每日总要至含章殿探望太后，陪伴太后闲话家常。上行下效，有建元皇帝这样的表率，如今天朝上下均奉行一个“孝”字。木皇后的做法，却是有违一国之母的体统，而皇帝的有意纵容更是有违一个帝王该有的表率与孝义。

皇后笃信佛教，每日茹素，不喜俗事烦扰。皇帝便下令，绝不可有任何宫中琐事惊扰到皇后，一应宫中事务，均交由敬妃杨氏打理，力求皇后可以安静自在地生活。

整座皇宫内，除郑太后外，从不曾有人敢对木皇后稍有不敬，若有那得了新宠不信邪的，但凡冒犯了木皇后只言片语，次日便会落个迁人永巷永无翻身之日的命运。

这皇宫之中，冒犯谁都可以，独独不可冒犯木皇后！

这一切只能解释为皇帝对皇后无原则的偏宠。

但也只是偏宠，而不是独宠。

木皇后居中宫椒房殿十年，被皇帝临幸的次数，却是屈指可数。

皇帝和皇后之间的关系，宫里的内侍宫女们没人可以解释清楚。

以上，是锦段入宫前锦夫人崔氏告诉她的。宫中的形势，锦家与她分析得极为清楚，更是神色要紧地嘱咐了她一句话：绝不许与木皇后私下过往从密！

锦段虽疑惑她一个小小的宫婢，如何会与皇后“过往从密”，却也听话地谨记此言。如今面对淡漠的木皇后，她心中不免惊疑害怕，绝不敢偷眼多瞧一下，又遑论以后会过往从密？她是万万不敢的。

“我以为皇后见到这个孩子会高兴。怎么，皇后不高兴？”郑太后抚了抚刻着福寿纹的鎏金玛瑙护甲，抬眉笑问木皇后。

木皇后低眉淡淡一笑，“在宫中待了十年，今能得见故人之女，心中自然高兴。只是不免想起一些过往的烦心事。”她再次抬起眼睑，轻轻淡淡地瞟了一眼锦段，那寒风吹雪一般清冷的目光之中，略带嫌恶，“不如不见。”

锦段激灵地打了个寒战，缩在茜色水袖中的双手紧了紧，拇指紧扣在掌心里，弓着身子一动也不敢动，全身已经僵硬得甚至能听到骨骼咯咯作响的声音。

方才郑太后已然说得分明，锦段是木皇后亲眼看着出生的，为什么又对她